

忽而不知者由乎生之既晚而採之未詳也
闕畧之誚固不能免尚有望於後之君子正
而續之可也將鉉梓以永其傳因僭書以弁
其端云

嘉靖乙卯志叙

何

進士
郡太守

廉郡父闕志予往教授時則嘗與東厓巫學
博編之矣已而不果丙午丁未闕前守鹿厓
胡公又編之矣已而亦不果乃今予實代胡
卒成厥役蓋自己亥迄今閱十七年不爲不
久中間更十數耳目不爲不多然卒成之者
合浦令胡子濟世董其事鈔守鄧子以和靈
丞秦子采實翊之而往志討論潤色則
昔者予友龔子木刪繁從簡提綱舉類以歸

於正則莆林子采功實鉅焉夫郡有史郡有志今之諸郡猶古之列國也今之諸郡之志猶古之列國之史也國而不修其疆域戶口人才風俗沿革損益之實是年國也郡而不錄其疆域戶口人才風俗沿革損益之實是無郡也故聯其條貫合其表裏整齊其傳次按故推新由後鏡前百世可知已廉自秦置吏以來稱爲舊封山川無改圖書不堙而獨闕于志何耶子竊憂而竊論之夫民必資財

以生財非農與商無出也廉土瘠薄寡收加之糞耘不力澹防不設稍旱輒隨告荒嗷嗷然仰澍于天真惰農也海舶大賈有所禁不得至貿易之獲鮮矣民第藉其田之入以求取贏則征歛之餘其能富哉校庠者儲才之地才有盛衰非必其地故也易舊學而新之將以興賢而賢尚弗振也則又思復其舊非堪輿之說溺之乎五材並用無能去兵今衛所之兵十存二三矣占祖籍者散落山谷演

練則赴役遣則行身着營所無幾也城之外
東北獸_豎盡徙此輩挈妻子而實之月有稽
歲有察逃逸者勿給以糧餉庶幾乎廉之水
自北而西稍南卽折入海其流至淺或褰裳
可涉吾欲移永濟橋南下小蓄來水而又濬
州江之口導其上流俾舟楫可常民無病載
然而橋之工費頗繁時屈人貧難舉也舉其
州江之易者凡旣三矣再隄再石冀訖有成
不成不已也重門禦暴直西方足恃耶東南

二城門久就隳彷彿其制斃而重之卽未能鎖
炬亦堅邊一資也墟市細務昔人願其不擾
也今悉驅行貨于北而聽居貨者仍其常兩
利並存不令有所偏逐亦以便民與然民難
與更始積習安焉議者謂不開北門則此墟
恐終廢也夫天下郡縣之城多矣其誰以北
爲諱獨廉州吾欲開而門之苞以外墉左
右取道以便民墟誠可久之道歟勿以招戎
爲詞可也珠池所爲國利而害伏焉不禁私

採非法也私採而必置于法追繫村甲隳突
叫號捕網細氓有濫及者且孺海無田而利
場可趨彼固冒死爲之矣雷瓊海路不可遠
通人謂走馬武思之間有陸道焉鑿而撤之
館三數里會于香江則二廣之物皆得航入
於廉廉可使富也於是乎說也予旣私及之
矣欲附於志不知所裁也乃以問林子林子
曰此非采可預知也采之役也志而已故綜
之欲其詳耳而不能必其無畧也覈事欲其

其耳而不能必其無譌也攷論欲其公耳而不能必其無私也是作志者之憂也雖然蹟以承襲爲易而以創始爲難行以勇果爲易而以因循爲難故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是作志者之意也采所知也以告東厓巫氏巫氏曰廉之事則予知之而非予敢論也論其志之成而已始之以本紀本其要也終之以外紀外而彛之也附星氣于天文并墟市于地里總名制于職官忠孝彙于鄉

賢謂放別于流寓詩文之無關者芟之誥敕
之漫收者裁之是作志者之法予之所樂聞
者也以語胡子胡子曰食貨民之命也農商
財之源也學校教之端也城垣衆之屏也軍
伍國之防也水利地之澤也珠池利之藪也
橋梁墟市政之推也是有司之責也令視守
尤近有專責也濟世輩不淑敢以自諉于時
稿就將梓而少守龍巖陳君適至自潮重加
參訂遂成全書俾予次其語焉爲郡志

廉州府志總目

子部

王序

徐序

孫序

徐舊序

田舊題辭

包舊序

何舊序